



台電廣告



台電廣告

綠色腦子的生態思考

文 / 愚庵



如果說，電影「2012」年等同於一部末日宣言，那麼 311 的日本大地震卻充滿令人警醒的生態反撲的因果報應，見證了人類對地球的肆虐是因，那麼，離果報的日子將日漸逼近，雖然我們不願以因果之說，加諸在受苦的日本人身上，但是事實卻無法迴避。

生態圈亦存著因果循環？

這次大海嘯中慘遭滅村的氣仙沼市，是全世界最大的魚翅生產中心，或者說，是鯊魚屠殺中心比較恰當，今年年初，距氣仙沼市 500 公里的北太平洋海域，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船曾圍堵日本捕鯊船，雙方進而爆發衝突，日本至今不願放棄捕鯊，因為市場需

求甚大，每年有數十萬尾的鯊魚被捕獲後，送到此地，進行屠體的作業，鯊魚身上的背鰭就是大家俗稱的魚翅，此市所生產的魚翅一半留日本國，另一半供應中國及港台和東南亞的華人餐館，一般而言，老外並沒有吃魚翅的習慣，科學家相信：鯊魚是深海的守護者，他的滅絕和海嘯是否有關，仍待研究，但是目擊氣仙沼市的魚市作業，以及鯊魚血流成河的畫面，再把海嘯當日襲捲本市的畫面相互聯想在一起，能不動容者幾希。

事實上，地球生態問題就是一個因果循環的問題，古代的智者畫了一個圓來描述地球，這個圓是一隻火龍，龍口張開把尾巴咬著，形成一圈，這隻龍代表了地球本身的運作就是一種首尾相接的因果循環。

每一個生態系統都自成一個世界，種子落地死亡，再生出麥子，生死輪迴，而好的世界必需有好的因果循環，問題在於地球這樣一個生態系統，到底可以容納多少萬物才算好，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，也因此人類常陷入選擇的兩難。

喜馬拉雅山區有一個叫做西爾（Sher）的村落，這個村落千年來都維持 300 多人，死去的人和生下來的人互為循環，村落的人以河邊的柳樹和大石造屋，以大麥維生，以養羊為副業，羊糞做燃料，人糞為肥料，羊毛為衣，這裡沒有電燈，沒有自來水，沒有人識字，但是，活著的人很少悲傷，就算疾病來臨，也是樂觀對待，全年平均溫度 5 度的西爾村是困難存活的地方，但卻是生態維持最好的地方，但是，如果西爾村來了 1 萬人，此地將變成如何？這個問題就是地球的問題，也是思考生態的問題。

人口增加快速 地球資源銳減

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，地球人口從 25 億變成 60 億，50 年來一下子增加 35 億，但是，1600 年到 1950 年，這 350 年間，人口只是從五億慢慢增加到 25 億，可見，戰後這 50 年來是人口高度爆發的時期，也是地球生態重大改變的時代，從 50 年代以來石油從每桶 3 美元上升到目前約 160 美元，產能增加了數千倍，地球的暖化也急劇上升，無可置疑的，晚近的這 60 年



來是人類幸福感最高的時候，物質最豐盛的時代，但是也是生態破壞最劇烈的時代，貧富差距嚴重的時代，如果以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的名言來形容：「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，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」。

這樣的時代才會令人懷疑地球的存亡，以及永續經營的問題，在經濟發展和綠色地球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，於是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又一個的矛盾和選擇，這些矛盾從已開發國家開始，幾乎是大同小異，只是換了場域和人物而已，矛盾和衝突圍繞一樣的話題，人類福祉和生態保育及無污染的產品三者之間的拉扯。

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如果你是一位收入不高的中下階級，當你要買一台電視機時，你會選擇以下的兩種品牌的那一種？

A 品牌的價位比 B 品牌昂貴，製造材料

工序都一樣，但是，A 品牌僱用高薪的員工，所有原材料和廢料都經合格的環保處理，有良好的勞工人權和福利，反過來看，B 品牌的勞工薪資很低，工廠不符環保規定，廢料污染土地，問題是價位便宜，這個時候你會挑那一種？

無疑的，在這種情況下多數人會選擇購買 B 品牌，於是 B 工廠的訂單越來越多，為了大量生產，工廠從區域性到全球性，他會選擇環保法令寬鬆的國度，於是污染從地方到全球，這就是全球化的另一種後遺症。

但是，經濟學者認為全球化，使低度開發國家人民增加就業和收入，提升了生活水平，但是卻忽略了產品對生態的破壞能量正在擴大。

因此，這三者之間的平衡變得更加複雜，也因為稍微失衡，就很容易使資本主義的創造財富美意，變成經濟殖民或掠奪式的主義，跨國公司成為生態最大的殺手，只要從一些故事中就有說不完的血淚和控訴。

已開發國家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區域免受污染，最簡單的作法，就是把污染性較高的

生產工廠搬到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國家，尤其是具毒性的化工工業，例如日本把可能產生高污染的廢五金工業搬到台灣，當台灣不能承受時，再把它搬到中國，而中國則選擇非洲為地點，這種自掃門前雪的作法，好像把地球當成可以切割的世界，卻忘了人類擁有一樣的星空。

掠奪式的資本主義，為了企業的永續發展，必需依靠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，因此必需不斷持續的對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展開掠奪，從森林到地下的石油或礦產，甚至水資源或海洋的萬物無一倖免，這才是生態浩劫的開始。

滿足人類需求 森林面積銳減

就以森林而言，根據世界生態保育組織的報告，地球這一萬年間森林消失了一半，其中亞洲太平洋區消失了 9 成，歐洲 6 成，南北中美洲 4 成，如果以更確實的資料來





說，從 1950 年以來，地球上的森林被砍掉了 1 億 6 千萬公頃，專家估計長此下去，到 2030 年，人口增加到 90 億時，地球上的森林將被砍伐到此剩 3 成，天災來臨，無人可以逃避。

森林的掠奪一則因為擴大田地的面積生產糧食，一則是人類對原木的需求，晚近十年來，中國因為經濟的崛起，對原木需求更大，每年在非洲，數萬噸千年以上的樹木被砍倒，其中有三分之二銷往中國，對印尼或巴西或幾內亞這些相對弱勢的國家，擁有森林資源是換取食物的方法，就算國際生態組織三令五申，仍無法阻止森林的浩劫，一但失去森林，接著就是失去水資源，印度曾發生這樣的故事：

2005 年印度西南發生嚴重的旱災，許多農民無水可用而掀起一股自殺潮，但是可樂製造場卻每天運出 85 車次的可樂，每車

1 萬瓶可樂，農民為此感到憤怒，包圍該工廠，工廠辯稱，所使用的水來自更深的含水層，而這是一般農民的抽水方法無法達到的深度，生態反撲災難來臨，底層的農民仍是最先的受難者。

保護環境 反求諸己

但是，我們必需反省自己，這樣的惡性循環真的是無可避免嗎？如此下去，就算種再多的樹也趕不上砍伐的速度，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人類消費的態度而已。

以我自己而言，我 30 歲離家獨立，買了第一個房子，選了第一批木頭家具，到現在，我搬了 5 次家，丟棄了 5 套家具，添購 5 套新家具，有一天，我回到老家探望母親，才看到家中那張祖父和父親都使用過的書桌還建在，母親把桌子擦得雪亮，這張桌子已活了百年了，如果我可以學習不丟棄，或許

地球上的森林可以少砍幾株吧。

真正的問題是大量消費，一用及丟的文化，對地球的傷害，如果你到垃圾場走一遭，堆積如山的木製家具，其中百分之八十只要修一修都堪用，還有數不盡的電器品，各類想都無法想像的用品，無法被分解的化工製品。

為了處理垃圾，美國把垃圾運往未開發國家，日本把垃圾運往中國或菲律賓，印度或孟加拉，窮人則在垃圾山中翻找可以存活的一切寶物，這是大量生產，大量消費，一用及丟的末世景像，地球不可能不受傷。

根據統計，美國每年使用 880 億個塑膠袋，這些袋子埋入土中千年不壞，堵在下水溝中造成水災，一陣風吹來，就會看到城市的樹上公園都有它的足跡，成為景觀的毒瘤，於是有人建議小吃店不得再送塑膠袋，但是當公權力遇到企業抗議，一切都無法實施，於是專家建議用紙袋，但是一樣數量的紙袋生產時要砍更多的樹，比塑膠袋多出 36 倍的電力，產生 580 倍的廢水，埋入土中會產生地球暖化的甲烷，這個時候，應該選擇那一個？

當我們面臨這樣的選擇時才發現，大量消費的文化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文化，於是我們會想起母親年代所使用的菜籃子，不管到何處購物，母親總不會忘了她的菜籃子，她不要紙袋也無需塑膠袋，這才是生態維護的正道。

於是，我們再把話題回到西爾那個小山村吧。

西爾村的地理太高太冷，所以訪客很少，這是生態少受破壞的第一個原因，其次是遠離文明市鎮，所以降低了物慾，西爾有一位數代從事補物品的鐵匠，壞鍋壞碗都能補了再用，沒有丟棄的問題，於是我們懷念兒時那些街頭上最熟悉的聲音：「補銅、補鐵、補鼎、補雨傘」，現代人已經不時興補東西了，反正壞了或看厭了，就丟了，所以生態問題不只是生產時的污染，回收或丟棄時的問題更多。

但是總有一些企業의良知發現了環保的真義不是寫文章而已，而是行動，把用過的瓶子，盒子，袋子拿回來購物，可以打折，這樣的舉動雖然會使某些工廠減產，但是卻是減輕地球負擔的唯一方法。

每天出門帶著筷子和碗用餐，帶著袋子購物，只要大家一起來，塑膠工廠會減產，紙袋工廠會少砍樹，然後，購物時細看產品的環保指標，支持少碳少污染的產品，只有這樣做，地球才會變得更好。

當街頭失去「補銅、補鐵、補鼎、補雨傘」的聲音時，我們很慶幸那位已經傳接三代的老鞋匠仍在廊柱下的腳落，一針一線縫修著顧客的鞋子，或許現代人都已經忘了破損的鞋子可以修修補補又三年時，老鞋匠仍堅守崗位，他才是真正的環保鬥士，不被大量消費神話所打敗的勇者。源